

新发现的金章姊妹《日记》琐谭

——兼及南浔金家对王世襄的影响

■梅松

机缘凑巧,近得一浔(今浙江湖州南浔)商《日记》,其内文及娟秀字迹(见右图)引发笔者的“考据欲”。《日记》残存一册,记事自光绪壬寅(1902)五月初一至十月二十日,文字极简,然细读则有很多信息可微。从内文“扫墓地孝思港(八月廿五日)”和“大哥华诞(九月二十六日)”诸条,可初步判断其与浔商“四象八牛”之一的金家有关,进而据内文中相关称呼,将《日记》主人锁定在金绍坊、金策、金章等人之间。其中,金章正是有“京城第一玩家”之誉的著名学者、文物学家王世襄之母。

《日记》所涉称谓及所记日常琐事,证其主人为南浔金氏

《日记》中有许多证据将其主人指向金家。如《日记》多处提及大哥、二弟、三弟来自英国的信。众所周知,约在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25岁的金城(1878-1926)携其23岁的二弟金绍堂(东溪,别号玉森,1880-1965)、17岁的三弟金绍基(号南荆,1886-1949)留学英国,家中仅留13岁的四弟金绍坊(号西崖,1890-1979),这与《日记》所载相吻合(此处年龄均为虚岁。下同)。又8月19日条下:



金章(左图)及金焘全家照(陆剑提供)

章、金兰也是《日记》的参与者。且从10月2日条字迹看,金章笔迹在《日记》中所占比例不少。

四姊妹中,金章的书画造诣最高,其次为金策。金章擅书画,尤以画鱼藻出名。金策工于诗词,精于书法,这在其子袁法荣身上得到遗传。

从《日记》极简的叙事中勾沉清末民间趣事

明确《日记》主人后,不妨就其所记人、事进行勾沉索隐。

《日记》提及“姊妹四人”。按金章姐妹七人,分别是金兰(字兰荪,1876-1902年后)、金策(字怡怡,1882-1948)、金章(字陶陶,1884-1939)、金简(字欣欣,1888-1923)、五妹金某(名、生卒不详,幼殇)、金芷(字绵绵,1904-1974)、金满(字盈盈,1907-1996)。1902年,金芷、金满均未出生,可排除在外。五妹金某也可排除在外。如此,“四姊妹”当指金兰(26岁)、金策(21岁)、金章(19岁)、金简(15岁)。四人中,金兰嫁给同邑邱培元,约在1902年后因难产去世;金策于1902年冬嫁给时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之子袁体乾,《日记》终于是年10月,所缺部分想必不会很多;金章于1909年嫁给王仁东之子王继曾,他们的儿子就是有“京城第一玩家”之称的王世襄;金简则于1905年嫁给同邑张书常之子张棠。可见,1902年后,四姊妹即将各奔东西,不再有其乐融融的温馨岁月。

从《日记》中还可发现,1902年金章未随同其三位兄弟远赴英国学习,而是与三位姊妹留守家

中。金焘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,在将儿子送国外留学的同时,延请名师对留在家中的女儿进行诗文、书画方面的培养。

《日记》10月15日条下还提及一事:“下午雨,适洋人来午餐,言谈甚欢。”短短十几个字,背后隐藏了一段趣事:

世纪老人金开英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:有一天,一个传教士来金家做客,金焘在承德堂的客厅里接待他。屋里的女眷和丫鬟们听说有外国人上门,都感到十分好奇,想看看“洋鬼子”到底长的什么样子,丫鬟们就躲到门后,从门缝中看。教士回去之后,金焘的夫人朱氏便问其中的一个丫鬟“怎么样?有什么分别吗?”丫鬟道:“是有分别。”朱夫人接着问:“是不是红眉毛,绿眼睛啊?”丫鬟摇头回答说:“不是,最奇怪的是他嘴里有个塞子,不讲话的时候就用塞子把嘴巴塞住,要讲话的时候就把塞子拿掉。”后来才知道,原来丫鬟所说的塞子指的是外国人抽的雪茄,雪茄烟看起来像是个塞子。(陆剑《南浔金家》,141页。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

金开英不可能亲眼目睹此事。这段趣事他应是从母亲或姑母那里听来。凑巧的是,就在这个故事发生的第二天,金开英便按耐不住尘世的诱惑,降临人间了。

得益母族多才多艺门风所熏习,王世襄终有“杂家”美誉

金章之子王世襄兴趣广泛,素有“杂家”的称誉。实际上王世襄在读大学期间,除了“玩”,兴趣都在

绘画上,其论文《中国画论研究》,以洋洋数十万字篇幅,探究了上起先秦下至清代的历代画论著作。

王世襄对于绘画的兴趣,主要源于母族金家。金氏一家,擅书画者可列出一长串:金城、邱樾(金城妻)、金绍堂、金绍坊、金策、金章、金开藩、袁寿瑜(金开藩妻)、金开华、金开义、金开英、袁法荣(金策之子)等,说满门风雅亦不为过。王世襄生活在这样的家族中,受感染和熏陶,再自然不过。通过《日记》不难发现,南浔金家兄弟姐妹除了绘画,均具多方面才艺和兴趣爱好,这对于有着“杂家”之称的王世襄而言,无疑更具遗传影响和启蒙作用。

《日记》颇多文采斐然处,可见金氏姊妹文字造诣和兴趣。如7月1日条云:

晴。早晨七点半开船,两点钟,舟抵石公,即舍舟登陆,曲侧而上,道虽□□,尚觉平坦可行。约数百步,始至归云洞,略歇片时,照一小照。又行数十步,抵一古庙,由庙祝导至翠屏轩,并淪山茗以进。徐至山顶小亭,山色湖光,交相辉映。仰观林木丛茂,青翠欲滴;俯而湖上青峰列列可数,俗虑顿消,胸襟一旷。旋即徐步而归,且行且看,至舟中,已六点钟矣。以风色正利,即驶舟至镇下歇。夜饭毕,即睡。

2日条下云:黎明而起,梳洗后即雇肩舆往林屋山,游天下第九洞,并龙洞、伟观石诸处,后至无碍庵。庵甚破败,想系年久失修之故。山门前树木参天,苍古繁盛,多有盈抱者,宜其山名“林屋”也。九点钟,归船即驶至太湖,照石公山照。饭后,开往龙头山看荷,约行八九里,始至,时已三点三刻矣。山甚

高,路亦峭,振衣而上,至葑山禅院、游公祠,后至祈月楼,凭栏俯望,数里红荷,亦是一饱眼福。是夜,在水桥歇夜。

《日记》中有多次为父母、亲戚、师友作书的记载。如5月9日“为母亲大人作一排骨油扇(双行)”;5月23日“为新弟题过墙梅花一绝(扇)”;13日“书晓锄师油扇,双行《灵飞经》”等,可见金氏姐妹虽为女孩,已然声名在外。

《日记》中还有多处种兰、植蒲的记载。如5月11日,“晚,微雨。种小风兰一篮”;12日“下午雨。种小长菖蒲一盆”;13日“阴无雨。种小圆菖蒲一盆”;26日“风兰开花”。9月23日“种小棕札菖蒲一个”;25日“菊初蕊,黄捻先放者移至庭中,于供朝夕赏玩”。这里提到的“小棕札菖蒲一个”,是传统种菖蒲的方法,即以棕榈毛将菖蒲根扎紧,然后再植入盆中,当下知道的人已经无多。蒔兰、植蒲在江南地区甚为普遍,《金氏宗谱》中金桐小像即作手拈兰花状。

金氏姐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喜好,对于王世襄的影响至深。王氏虽居住在北京,不适合种养兰花,但他仍蒔养了大小小小十几盆,朝进晚出。这在王世襄《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》(《王世襄自选集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9年8月第一版)中有所涉及,此处不再赘言。

王世襄爱好美食,且能自己动手。这也源于其家庭的影响。《日记》多处记有关于食物的记载,可见金氏姊妹的心灵手巧:如6月1日条“自制竹叶小粽,煮而食之,清芳盈颊,颇觉适口”;12日“试仿糖桃子一盃”;14日“蒙寿怡、妹等于自制糖点为寿,色香味三者并全”。字里行间,色香味仿佛可得。

又7月7日条下,“是夜乞巧,制藕船一,寿怡、妹造桥一,又四姊妹又各制西瓜灯,以祝牛郎、织女一年之良会”,这未免让人想起袁荻初初见王世襄时,见其吃柿子的情景。柿子虽然用勺子吃完了,但其外形仍然完好无损,这与四姐妹所作藕船、西瓜灯不免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金章以擅长画金鱼名世。《日记》也有养金鱼的记载,8月朔日“购大金鱼四尾”。可见这也是得益于日常观察的结果。

王世襄有“京城第一玩家”之称,学术上则有“杂家”之美誉,这既因其本人兴趣所致努力钻研,亦与其幼时受母族门风所熏密切相关。